

刀下也风流

古龙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古龙著

刀下也风流

上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三·六·

鄂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方隆昌

封面设计:刘正黔

刀下也风流

古龙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长沙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1 印张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100

ISBN7——5354——0883——4/I. 735

定价:(上、中、下)14.20

内 容 简 介

黄山脚下，一片冲天火光，烧红了半边夜空。

名动江湖的北宫“星庐”此时已是断梁残垣，尸横遍地。

冷风中，一剑眉朗目的少年，双手环胸，脸上透着骇人的狞笑。

突然！他那鬼魅般的身形，象野狗一样的窜出。当月亮再次照着他时，臂弯里已多了一个人。

一个女人，一个绝色、性感的女人。

女人被平放在地上，衣裳慢慢地被剥光。露出的是一具女人的胴体。

一具丰满、让任何男人见了都会产生犯罪感的女人的胴体。

貌美如花，胴体晶透，他又一次狞笑了，象狗一样的爬了上去。……

一个污垢也遮不住她的美貌的女人，冒死进入了“入谷者死”的黄山死谷，……

十八年后，又有一剑眉朗目的少年自黄山“死谷”中走出。腰上悬着一柄剑，一柄断残了的金剑。于是，江湖便从此没有了安宁，……

目 录

第 一 章	江湖恩怨	(1)
第 二 章	留书招敌	(42)
第 三 章	两肋插刀	(87)
第 四 章	天籁神音.....	(131)
第 五 章	欲海风暴.....	(173)
第 六 章	无妄之灾.....	(217)
第 七 章	苦海情潮.....	(257)
第 八 章	圣手神医.....	(299)
第 九 章	群豪惊慌.....	(339)
第 十 章	绝谷奇观.....	(380)
第十一章	多事之秋.....	(420)
第十二章	十日之约.....	(433)
第十三章	剑亡玉消.....	(496)
第十四章	五虎降龙.....	(533)
第十五章	柳暗花明.....	(572)
第十六章	恩仇俱了.....	(610)

第一章 江湖恩怨

是深夜——几点疏星，一轮皓月，使整个的大地，为一片昏晦的朦胧所笼罩。

远处冲霄的火光，照亮了黄山的半壁，使灰兰色的苍穹中，映出了血红的一片。

一座庄院，为猛烈的火焰所罩，还有……

叱咤，怒骂，狂笑，惨呼，……与扑啪的火焰浮动声，交融成一片令人心惊的声音。

何以——那不正是当今江湖武林中，成名多年的七如神风掌北宫辛所居之处“星庐”吗？

必然有什么重大的变故，而且，必然是骇人听闻的。

是的，是骇人听闻的！

十数个断臂腿折，头落肚穿，惨烈之况，不忍目睹的人，不！应该说是尸体，倒卧在刺目的血泊中。

散发出一片血腥，在摇曳的火光映照之下，使人倍觉凄凉，恐怖！

然而一条人影，却沉静的停立在令人毛发耸然的尸骸之中。

一柄……一柄既宽又厚，显得十分沉重，长达五尺的青铜剑，直立地抱在他的怀中，闪出了一片青黄的光芒。

浓眉，星目，红唇，皓齿……居然是一个气势独特，仪表威武不凡，年纪不过二十余的年青人。

只是，整个的脸庞上，似乎浮动着一层寒气，显得是那么的冷漠，冷漠得令人心悸。

他星目半闭的注视着手中……那是一页书笺。

他嘴角边挂着一丝特异的笑痕，是冷削的，带着一丝得意的。

就在这时——在他身后的暗影中，一条人影在缓缓的蠕

骤然间——不带一丝声息的飞扑而起，直向黄山中疾奔而去。

那少年星目微睁，射出一丝惊异的光芒，他已有所觉，好敏锐的耳力！

“那里走！”

低沉震耳的呼声中，他身形半旋，已电掠而起。

身法快极，轻极，似鬼魅般的几个起落之间，已掠出了二十余丈，离前面那条人影已不过六尺。

哇哈哈哈哈！哇哈哈哈哈！

一阵得意狂笑声后。

“没有想到还留下了活口，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喝呼声中，他身形猛然前倾，左臂前伸；手掌翻处，已骤然向前面那条狂奔的人影抓去。

出手好快，只一把……

嘶！一片衣衫已被他扯在手中。

那狂奔的人影却被带得一连的踉跄了几步，猛然的返转身来。

那足有五尺长，宽大沉厚的青铜剑，已带着呼然的破风之声，电劈而下，毫无疑问地，就这一剑……

但——青铜剑突然的顿住了，而且，这青铜剑的主人，星目中射出了一片惊异的光芒，连飘浮在他脸上的那层冷寒之气，亦似乎泛出了一阵不寻常的蠕动。

他没有想到，七如神风掌一家十余口，在他这柄青铜剑下余生的，竟然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女。

而且……

细细长长的柳眉，又圆又大，黑白分明的两瞳；挺直巧小，玉琢般的鼻子，鲜红的香唇……

再加上细肤丰臀，婀娜的体态……

美！太美！而且，美得是那樣的动人，

虽然，她美目中闪动着泪光，闪烁着怯惧之情，虽然她秀发已乱，朱钗歪斜，而且，雪白玉嫩的脸庞，亦染上了污泥。

但——非但遮不住她的美，而更使她显得娇弱堪怜。

她樱唇微噙的在战颤，她的呼吸显得十分急促，她的酥胸不断的起伏，荡出了一道又一道的，动人，却更诱人的弧线。

那柄剑，那柄青黄光芒中，似乎带着一片死亡气息的青铜剑尖，却正好抵住在了她的心口，划破了她隆胸之中的衣衫。

她莲步颤然的，踏着地上的乱草，退一步，又一步……

那柄青铜剑却跟着她的娇躯退动，进一尺，又一尺……

终于——她微微一昂娇靥，带出一片坚毅之情的，她立定了脚步，闭上了双眼。

她失去了希望，失去了有朝一日，她要为她父亲白官辛，为她母亲，哥哥……为她北宫一家，报此血海深仇的希望。

于是，在无比的悲痛中，她一声不吭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是多么的凄凉，又是多么的令人辛酸。

但——那柄青铜剑插在了地上，一只有力的手，扣在了她的手腕脉门上，将她带近了两步……

另一只手，却猛地抓住她脑后的头发，使她不得不仰起了娇靥。

这一切的发生，都是那样的突然，而且，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的。

她猛然一睁双眼，娇喝了声：“你……”

是悲痛与忿怒揉合而成的喝呼声，他意识到……但，她只喝出了一个“你”字，她突然的顿住了，因为……

掠入她眼中的，是一张俊秀不凡的脸孔，而且，跟她的距离是那么的近，使呈现在她面前的脸孔有点模糊。

就因有点模糊，那张冷漠中带着特异魅力的脸庞，显得更加的神俊，更加的……

这是她不载共天的仇人，只是，她没有想到，他会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令人迷惑。

两道浓浓的眉毛之下的，清澈的眼睛，紧紧地逼视着她，是冷酷的，却透击了一片令人血脉蒸腾的，灼炽的热力。

谁都可以清晰的感觉，那是“欲”念，尤其是她，一个二八年华，对这一方面最敏感的，怀春的少女。

还有那急促而撩人的呼吸声，自那两片红红的，微颤的双唇中吐出，带动了左唇之上，一粒鲜红的“痣”。

一切的一切，紧扣着她的心弦，她觉得迷惑，不安，她不能否认，他……虽然那只紧扣着她手腕脉门的手，使她半

身麻木，然而，她的秀发被紧扯着，给了她一阵刺激性的疼痛。

猛地——两片火热的嘴唇，紧紧地压在了她的樱唇之上。那只紧抓着她头发的手，使她无力，亦无法回避。

她的樱唇上，一丝带着尖锐的热力的……似小蛇般的蠕动着，挑逗着她的心灵，神智。

她欲哼，不能出声，她抬起了纤掌……她下意识的欲挣扎，她明知不会有用。

然而，紧扣着她脉门的手，突然的松开了，在她的前胸，却加上了一阵猛烈地，搓揉的压力。

是酷烈的，而自酷烈中透出的另一种她这一生从未有之的感受，却震颤了她的心弦，使她的喘息骤然加急。

她已经搭在了对方肩头，欲将他的手推开，亦起了一阵微颤。

很显然的，在对方的挑逗下，她……她已经有点……

可是，她……她……“情欲”与“仇恨”，如何能在这种情况下并容。

她背后已经被扯碎的衣衫，被一只手掌，顺着她香软玉滑的肩头滑落，而且，她那粉红色的胸罩，亦被他扯断，他那只绿山之爪，在她胸部乱摸乱捏了一阵，使得她朝霞通红，两眼斜视，如痴如醉的盯视着她。

美色当前，欲火焚烧，此时，那少年肆无忌惮地，伸手一把抄住少女的肤肢，忙不择路地往左前方一大片，高又没胫的草丛中奔去。

说也奇怪，那少女任由少年摆布，难道说是爱情？欲火在作祟吗？

无情荒地有情天，他俩宛如伊甸园中的夏娃和亚当，演出了人类最原始；最丑陋的一幕。

良久！良久！才见到一个衣裳不整，神色冷漠的少年。

他轻轻的舒了口长气，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似的，整理着衣衫。

倏地——她猛然的跳了起来，抡起了右臂，向他拍出了一掌。

仓卒之间，他欲防不及。

拍！他挨了一记耳光，清脆的响声，浮动在空气之中，他觉得脸上是一阵热辣辣的。

怒吼声中，他左臂电翻，一把扣住了对方的手腕，右手伸处，将插在地上的那柄青铜剑抓起，星目中闪烁着冷酷忿怒的光芒，将剑身横在了她的咽喉之上。

她的娇躯在不停的战颤，他手中的青铜剑亦在不停的抖动。

如今，她玉白细嫩的娇躯之上，只披着一件长衫，那本来是穿在他身上的，已染上了她的鲜血。

如梨花带雨般的，她娇躯之上布满了泪水，当然，渗合着她刚才所出的香汗。

如编贝般的玉齿，紧咬着下嘴唇，她酥胸半露，她……欲念消散了，仇恨，羞愧，忿怒，汇合成了一道澎湃的狂流，在她的体中奔腾着，加上那一丝撕裂的痛觉。

仍然不断的侵袭着她的心灵，她美目之中，射出了两道奇特复杂的光芒，与对方酷冷的眼光紧接着。

艺学不精，血仇难报，加上身遭仇人沾辱，死了也就罢了。

然而——他将她推得踉跄的退了六步，几乎立足不住。

“有所谓‘斩草除根’，本来我不应该留下你活命的，就因为咱们这点情孽，今天我饶你一命。”

说话的声调是那么的冷酷，不带一丝半点内心感情的。

嘿嘿格格格！嘿嘿格格格！她却昂首发出一阵与此时的气氛极不协调的长笑，笑，使得她娇躯乱颤，笑声与神态，却是惨厉得令人心悸，使人毛发耸然的。

“你是怕我报仇！”

清脆的话语声，是娇柔的，竟然未曾带出一丝内心的忿怒，仇恨却带着嘲弄的意味。

只是，谁也分不清楚是在嘲弄对方，还是在嘲弄她自己。

“嘿！凭你这点能耐，不错，你会找我报仇，然而，只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好！你给我北宫南倩留下姓名，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整得惨惨的，在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时，在你哀怜的乞求中，抽你的筋，剥你的皮，削你的肉，使你饱尝尽人间的痛苦而死去！”

好狠，就这些话，又那里像是出自一个纤娇美艳的少女口中。

而他，嘴唇微微一动，嘴唇之上的那粒清晰的红痣，似乎散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他一抖手中青铜剑，轻缓的说道：“从今而后，江湖武林中何愁找不到我，这柄长而沉，特异的青铜剑的主人，北宫姑娘，你我之间，上下两代……”

唉！这个满面寒气，似乎十分冷酷，话语之中，露出了一片不凡豪气的少年，竟然会发出一声感慨万千的长叹，带

出一丝内心困扰的情绪。

只是，星目微睁间，他脸上的那层无形的寒气又现，他沉声的接道：“我今天既然放过了你，我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不要来找我，而逼得我不得不杀你！”

话声一落，他再不犹豫，带转了身形，飞快的奔行离去。

“我要报仇，我发誓要使你粉身碎骨，使你……”

似乎疯狂般的，望着那离去的背影，北宫南倩尽力的嘶吼着，声音有点瘁哑，已不再是那么的娇滴。

是仇恨，羞忿的纾发，却带着另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绪。

嘿嘿哦哈哈！似笑，却是哭，她纤细若柔夷般的手，蒙在了脸上，一指紧抓着散乱垂下的头发，泪水又不能自制的，似泉水般的夺眶而出。

她整个的身形跌落在地上了，她放声的痛哭起来。

凄凉哀怨，悲切忿恨所组合而成的气息，随着她惨痛的哭声，在空气中浮动，扩散。

所给予人的感受是凄凄然的，愁惨惨的，心酸酸的。

半晌之后——

她缓缓的招起了头，望着七八尺外的一株树，她带泪的双眼中，闪过了一片异迥寻常的光芒。

她想死！是的，死的意志，在她悲痛至极间，摇动着她生存的意念。

仇人的武功太高，太奇，她父亲七如神风掌北宫辛，与……尚且一个个惨遭毙命，何况是她。

但是，仇难报，不如悬在那株树上，离开这个她享受过无比的欢乐，亦遭受过至极痛苦经历的人间。

她伸手按着地，颤然的站了起来，是出于她自我意志的，

却又似毫无意识的。

然而，当她直起了身子，那余火未灭的火场，又呈现在她的眼底，那是她的家，那是她北宫南倩原本安详欢乐的家。

一阵战颤，自她心灵的深处，波动及她整个的娇躯。

她唯一遮体的那件长衫滑落了，她整个曲线诱人的娇躯

.....

慌忙的，她俯下身去拾取那件长衫，一滩血迹，掠入了她的眼中，使她整个的心灵，娇躯，又泛起了一阵特异的波动。

那是她受辱蒙耻的标记！

长衫披回了她的身上，她的神情却冷肃了，她父亲，她母亲，她哥哥.....

一张张的脸庞，飞闪电掣地掠过她的脑中，由慈爱可亲，转变得狰狞可怖，声音亦由温柔婉转，变成了凄厉得令她永生难忘的惨呼！

当然，还有那她永远不会忘记的，冷漠得似乎笼罩着一层寒气，神俊而令人迷惑的脸庞，左唇上有一粒清晰的红痣，在颤动间，似乎会散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她似痴呆的凝立着，没有一丝半点内心的感情形之于外。而她的内心，却是极乱、乱极。

一张张的脸庞在轮转，杂乱的声音在震荡，报仇！报仇！

是的！不能死，该为死去的人，报这血海深仇，该为自己，雪此奇耻大辱。

她曾面对着仇人，立下了誓言，要报仇，难道就真的如他所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任他.....

那么，该怎么办！

突然间，她双眼震动了，闪出了一片奇异的光芒，她脸上细白的肌肤，亦泛起了一阵迥异寻常的蠕动。

她的樱唇颤动了，喃喃的自语道：“对了，死谷，传闻中的死谷，不就在这黄山之中吗？”

是的！“死谷”就在黄山之中，二十年前，武林中百年难得一见的一代异人，金剑奇士谷天羽，似乎为了几页……在三十六个武林一流顶尖的剑手围攻之下，受伤跌落于一绝谷之中。

之后，二十年中曾有不少武林中赫赫有名的高手，赶至黄山，入那狭窄的绝谷。

很少知道为了什么，她北宫南情自然更不会知道。

然而，从来就没听人说过，去者能有一个回来的，那么，毫无疑问的，金剑奇士谷天羽并未曾丧命，而这些去的人，却死在了绝谷之中。

于是，那原本无名的绝谷，被称成了“死谷”，而且，听说谷口不知在什么时候，刻上了两个大字“死谷”！

金剑奇士谷天羽的姓名绰号，亦被人逐渐的遗忘，而呼之为“死谷魔星”！

而二十年间，江湖武林中人，似乎已将死谷视成畏途，除了谈论之外，已没听说谁还敢去的。

——因为那似乎在自寻死路，是的，不论功力多高的武林中人，只要去了，就没有一个例外的。

那么，北宫南情她去了，又能例外吗？

不破斧沉舟，舍生以求，又焉能报得了血仇，雪得清奇耻。

即使求之不得，亦总比自毁性命，似乎要更有价值得多。

她玉齿紧咬，匆匆的穿好衣衫，毫不犹豫的向黄山中奔行而去。

北宫南倩，她自幼于父母的爱抚，兄姊的欢笑中成长。

像一株生长于温室中，从未遭受过暴风雨袭击的花朵，美，但却是那么的纤弱。太大，

突然的，她遭受到了无比酷烈的巨变。

而如今，她日食草食野果充饥，夜宿岩穴土洞之中，终日奔波于人烟不见，山峰重叠的黄山之内。

几曾何时，她受过这种苦楚，何曾几时，她又受过这种心灵上的煎熬。

“死谷”呢！那江湖武林中传闻，有若阎王所居，地狱般的死谷又在哪里呢？

一个月了，已经一个多月了。

她，一个纤娇美艳的少女，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影，而死谷却好像只是在人们想像中，飘幻虚无的意境似的，无法触及。

不知有多少次，她思前顾后，她热泪盈眶，痛不欲生的欲自寻短见。

的确，在她意志浮动的时候，她是不想再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死的意念，在她的心头翻涌，奔腾。

但，她没有这么做，因为报仇雪耻的意志，早已在她心底发酵，而且成了定形。

另一件使她惊愕的事，就好像在一夜之间家毁人亡那么突然的，降临在了她的身上。

她无法诉说出内心的感受，是惊异，抑或是不信！

只是，渗揉着令人颤凛的悲痛，却是毫无疑议的。

无意中，她发现了生理上的异样。

难道……难道她怀孕！

是令人惊异，是不可信！

然而——时间的消逝，事实却给了她明确的证明。

她的腹部逐渐的，逐渐的隆起，很明显的，她已不再是一个少女，就因为那……她已是一个怀着身孕的少妇。

这……这该是怎么说！又该怎么办呢？

悲痛的煎熬更酷烈，仇恨的酝酿更浓厚。

可是，无可否认的，她有着一一种飘浮的，难以名状的欣喜之情，虽然这种感觉只是轻轻淡淡的，而且溶合着浓厚的若涩。

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在她的体中留下的……她根本就不想要这个孩子，只是，如今已成了她血肉的一部份了呀！

她不再流泪，虽然悲痛仍然无时不在侵袭着她，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实，已使她整个的神智近似麻木。

她不再计算着时日，要消逝的，总是要去的。

然而，时间的消逝，并不是没有留下痕迹，她的腹部，隆起，而又隆起……

四个月，五个月……七个月，八个月，整整的八个月过去了。

片片雪花，飘然而落，使大地铺上了一片银白，是隆冬了。

黄山之中，草木枯黄凋落，在冰雪复盖中，呈现出一片凄情。